

老去的我与不老去的海

□高明昌

在海边村,从小到大,站在家门口,海的声音就会在耳边响起。这种声响有时成了生活的纷扰,我不愿意多听。我心里记得是被米兰·昆德拉用作小说书名的“生活在别处”的这句话,我想着有朝一日,我要去看一看别的地方的海——我知道,这种对于陌生之地的向往与“大海,我故乡”的情结不在一个想法上面,但我觉得这也是我探知故乡大海秘密的一个办法,就像我吃了邻居家的塌饼一样,回过头来我会对母亲说,还是您做的塌饼最好吃一样。

海边村只有一个海,这个海是有一个数据能说明大小的,但真的到了海里,双脚踩在滩涂上,看到是脚下的沙地,裹挟而来的浪潮,还有冲击腿脚的海水,感受的就是海的生命气息,大小已无意义。朝前望去,海的尽头是天际,天际那头跃动的是海水,海水上面闪着无边无际的金色光芒。海边村人从此知道,再宽广的海,也是你眼前的海,海的大小不是由海来决定的,而是由你的眼界决定的,包括形状、气势,还有力量。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从来不问海的大小,我们只说老家有

个海,有了海就有了自得、自在、自信,这是大海赐予的地利之妙,是你最珍贵的福分。

有海的福分,需要有心体的体验。我二十来岁的时候,母亲就叫我少去海里,面孔晒得像锅底了。大人们认为他们生养的儿子应该是白乎乎的,可现在让海边村的风吹黑了。海边村的风叫海风,海风,其实也是风,只不过吹过来的方向在海上,在浪潮之上,在滩涂之上。海风里面有湿气,有咸味,刮在脸上,手一摸,有时会搔到盐花,是盐花咸黑了脸。夜晚照照镜子,看看脸,觉得脸不全是黑的,黄涩占了绝大部分的,这个黄的颜色,与海边村的土地,与海水的颜色非常接近。这好像没有什么不好,但母亲很害怕。我没有,当村上所有人的面孔都是黑炭颜色的时候,个别人的面孔白亮着,这一定得不到赞美的,得到的是狐疑,你的皮肤是不是出了毛病,再说村里的姑娘也是与我一样黄坭坭的,但她们叫黑里俏,只是我们没有“俏”的说法而已。

海边村被人称作海头人,海头人除了黑以外,力气比较大的,原因是吃咸水长大的。事实是我

们吃不了海水的,我们吃的是河水,也是淡水,是淡水里有点咸,那是海边村土地里有盐碱的成分,不是水的作用,这也用不着奇怪。这种水,脚往水里浸一浸,脚气就不生了;嘴巴喝一喝,嘴巴就很难生出溃疡来;手上身上有什么意外的创口,到水里面泡上一二小时,创口就愈合了。事物的两分法在这里演绎得完美无缺。前几年我去钓鱼,钓到的鲫鱼都是雪白闪亮的,都是一跳一尺高的,烧了吃,都说又鲜又嫩,说到底还是淡水里的海水帮了忙,是水质问题。

村里的河很多、很长、很宽,我们一直看见,上午与下午的河水,上半个月与下半个月的河水的水位高低是不一样的,海水涨潮的时候,河水就涨高,海水退潮的时候,河水就降低。我们去了河边,看河是不是通着大海,查了半天,知道河里没有一条缺口与大海相通的,也没有一条暗沟连接着大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人们坚持说,因为连着海。连着吗?看上去没有,后来我们发现井水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深信不疑了,连与不连,肉眼有时确实无法看明白的。

在海边村的人,还有几样习惯是有所变化的。比如走路,母亲说我走路都走成了海的姿势。我们不理解什么叫海的姿势。大人们说,是快,是风风火火,是急急匆匆。我说,这与大海无关,是忙碌的生活教会的,譬如上学回来,先要割猪草,割好猪草回来要烧饭,烧好饭再给猪喂食,然后再要等父母回来。饭来不及烧好,或者烧糊烧焦,都是要挨骂的,其他不说,父亲的拳头出手快,出手凶,出手的力道很大,避免这种拳头伤着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走路脚头快点,干活动作快点,这肯定不是大海的暗示与启发。但我母亲说,海终究让你学了不少。

这或许是事实。三十多年前我读过一首小诗:在大海面前,让我们所有人表示沉默。为什么?诗人没有说,但我感觉是沉默好。大海,我们要什么就给什么。我们可以在大海的滩涂抢蜊蜆、拾泥螺、捉鲻鱼、捕海鳗,网弹跳鱼。海真是个宝藏,你说得出的鱼,海里有,你说不出的鱼,海里还是有,你想象不到的鱼,海里还是有。老家的河里没有那么多鱼儿。青菜吃多了,要吃荤了,到海里走一遭,问题就解决了。大海对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感觉到了付出的美妙,所以我们村里的人,没有一个是小气鬼,做孩子的我们都偷了自己家里的东西给伙伴们吃,父母知道了笑笑,东西是

没有了,其他有了,他们就不怪我们。

我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见过大海休息的日子。大海涨潮了,海水真像虎狼之师,轰轰隆隆地奔跑着向着海岸冲去,到了海岸,一撞而散,浪花飞溅;可后面的浪花又来了,又撞了,又散了,就觉得英勇、悲壮——前赴后继,牺牲自己,海水做得很出色。退潮的时候,海水就往潮前走,海面却像一面硕大镜子搁在海上,平静、温柔,一点声音也没有,而且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这宁静、安详。安分守己,按部就班,不提前,不拖延,时间,在大海心里,就是秩序,就是工作。

开门见山是时空的简约,开门见海是海边村人特别的权益。

每次回老家,每次想去看一眼大海,这是人与自然的晤面。人啊,有许多的启迪来自身边的自然之物,这种启迪有时显得空泛、无力,但当你走进了海里,海水里,触摸到了海水,感受了现场的壮观、静谧,你的想法就会落地生根。几十年来,在村里,在老家,在老家的人群里——我们每天去看海,去下海,去听海,改变的不单单是肤色、声音,以及走路的样子。大海亿万年斯良好的生态脾性的存在与表现,人接触多了,人有时候的行为,开始与它相像起来,有的地方,差不多一模一样了。

实好看了许多。

其余人家都不急,齐声表示煎熬再说。

造桥,必是大动干戈,遍地开挖,埋桩,埋管,“黄车子”从早到晚在这穿梭。看上去乱哄哄,却互不“打架”,你整你的,他弄他的。去比照已建的新桥,桥柱子都在岸上了,整座桥体就一个大钢梁。钢梁大概在其他地方构建,等桥柱子好了,往上一搁就成。中国人魔性造桥,大治河上架个桥还不跟玩儿似的。许多工件上标注着“中铁大桥局”。原以为这么大工地,噪声、尘灰会侵五官,路也定会时有受阻,倒啥事没有。施工文明还真成了回事!

根据铭牌告示,桥体明年年中可成,但贯通要到年底。本来我一脚就可上桥,新桥了,我该怎么上去?绕着上是肯定的,绕多大就不清楚了。绕就绕吧,绕不怕,我的人生多的是绕。

架新桥

□詹超音

桥留个影像呢。

开挖大治河我也去掘过两天泥,出了几身汗。河道形成后开始建桥,桥建成后开始筑路,这才有了新奉公路。单来单去的路和桥面那会儿觉得挺宽挺大,现在早已不适应高流量通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险象环生。

桥建成后,我的住宅不会成为桥下之屋,肯定碍眼碍道,但至今未见来谈挪地事宜。屋已旧,却不敢装修,怕一动,倒来谈了,白费劲,糟蹋钱。去问过,没有一个部门说得准。这事有些怪。

最东面的邻居大喜之需,不得不改造旧房。当初连地皮带造价不过一二十万,如今翻翻新花掉了五十万。不过,确

□张清

秋高气爽,天地间弥漫着稻谷的清香,正是柿红橘绿菊黄蟹肥时,我们——水乡金泽八位土生土长的土作者,各自携带自己的作品,如期来到风景秀丽的淀山湖畔——商榻镇东侧“七叶鸿庐”度假村,参加了由青浦水上图书馆清阅读系列活动之一,“如是沙龙”读书会,受到了七叶鸿庐董事长、台湾儒商林顶阳先生的热烈欢迎。

在弥漫着商榻“外婆茶”氤氲香气里,文友们陆陆续续地到了,大家相互握手问好,呷茶嗑瓜子,把杯话“诗和远方”。平实精明人如其文的陆明光,出了个金点子,说是我们要乘着“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大势,将书香气弥漫开去,建议成立金泽、西塘、黎里、姚庄四镇“水乡客厅”读书会,他的建议受到与会者的纷纷点赞。青浦文坛“桥梁专家”才华横溢的谢天祥来了,带来了他新近出版的《桥缘》散文集。大家纷纷向他祝贺,急不可耐地翻起来,阵阵墨香扑鼻……青浦文坛的拓基者之一,现仍在致力于青浦文学事业的沈大钧来了;出书出戏为青浦文化事业摇旗呐喊四处奔走的陈海红来了;笔名“老海”作品常见于纸质媒体和新媒体的区作协副主席王伟春来了;图文并茂的《湖区旅游杂志》总策划张亚勇来了……来了来了,大家齐齐一长桌。儒商林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提出了他明年的设想,准备与有关部门协商、沟通,在这里举办“耕读文化节”,将商榻的“扎肉”“羊肉”“淀山湖水产”“宣卷”“地方小戏”“水乡作家著作”等一一陈列开来,让人间烟火气和书香气紧密结合起来,文而化之……他幽默地说:“我与上海是有缘的,你们仔细看看,我像不像电影‘上海滩’里的发哥?”嗨!还真有几分相像,在大家的哈哈笑声里,他站起来,领着大家在“七叶鸿庐”里兜一圈,这里小桥流水,曲径通幽。既有乡村野趣的淳朴气,又有水乡小集镇精心装修的匠气,确实是休养、休闲的好去处。

中午,商榻“浪花”杂志主编单金龙先生一尽地主之谊,在餐厅摆了一桌大圆台请客。

下午,准时召开“如是沙龙”读书会,在女诗人钟惠娟看似随意实则精细的主持风格下,我们分享了陆明光且写且乐的写作状态;谢天祥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书卷气;沈大钧让书香漂洋过海,走出国门的浩气;清河湾校长朱国君的文章就要弘扬人间真善美的善气;叶建生的激情飞扬;陈雪林的人脉是金;《湖区旅游杂志》张亚勇的低调静气;金泽融媒体中心主任杨晨熙的推出金泽推出家乡的豪气……儒商林顶阳最后发了言:他走南闯北,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都经过商,看惯了浮世繁荣,金粉斑驳。他最佩服的是文人墨客,阐发人间正气,留下值得让人回味的东西。世间权贵、财富都是过眼云烟,唯有文化能经过岁月的洗礼,与山河同在,共日月争辉!是啊,中国封建社会的四百多位皇帝,有几人能留下姓名?但只要你粗通文墨,就会知道斗酒诗百篇的李白;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苏轼;为别人打抱不平,受宫刑,奇耻大辱之后愤而潜心作《史记》的司马迁……他们的姓名和作品千古流传,百世流芳!

读书会最后在商榻民间艺人鲍益良带来的女徒弟们精彩的演出中落幕,96本八位作者带来的作品,散去一空。这次读书会的圆满收官,得益于区作协领导的鼎力支持;得益于将业余时间几乎百分之百扑在文学事业上“如是沙龙”主编钟惠娟的精心组织安排;得益于各位文友的踊跃参与;得益于地方乡贤的喝彩捧场;得益于区作协副主席蒋金云一诺千金,推迟照料有恙母亲,坚持将自己作品和部分与会者送到现场;得益于《青浦文艺报》编辑,青春靓丽的商榻小妹陈旭华在群内招徕搭车者,为与会者提供方便的热情和善意……

时兴晚餐少量,甚至不吃。我做不到,晚间正当闲定时,要小酌一杯。

几个剩菜,弃之可惜,净光了才安心。有豆类和糯食,肚皮顿成硬鼓。

好久没去河边,便往那动弹,也好凑些步数。

大治河,上海的“大运河”,航道要升级,20多座桥逐一拆旧建新,加高加宽,同时增建了几座新桥。

岸边通亮,铁便桥灯带璀璨,远看,两头两个“Z”字,一根扁担挑着。桥顶没封,但还是有点像大统路那边早先的“老旱桥”,只是桥下走的不是火车,是船。往西看,四十多年的老桥已不见踪影,拆得可真快!我有点后悔,怎么没给老

取悦自己,不是自私,不是为了抵抗他人,更不是为了逃离世俗,而是为了更好地去享受来之不易的美好,去善待生命中值得的人与事。

人到中年,懂得给人生做减法,不再有渴望朋友遍天下的虚荣,也不再流连社交场上的喧嚣。

告别了觥筹交错、大口吃肉、畅快饮酒的称兄道弟,更乐意邀上几个老友一起闲坐品茗,谈谈诗词歌赋,聊聊风月人生。

不再刻意去讨好任何人,不再苦苦去钻营交际圈,只愿让自己快乐,和相处舒服的朋友待在一起。

偶尔得空,一起垂钓,一道赏花,晒晒太阳,偷得浮生半日闲。

古人云:“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败则倾;从权相交,权失则弃;唯以心相

取悦自己

□王青春

交,方能成其久远。”

有那么几个老友,三观相同,真心相交,无论春风得意,还是落魄潦倒,总能风雨兼程,冷暖与共,也就心满意足了。

到了我这个年纪,就该明白与其讨好,不如爱己。

与其八面玲珑地照顾别人的感受,委屈了自己的心,不如及时止损,告别这段不快乐的关系。

好的感情,更不是用你的小心翼翼和心甘情愿去换他的理所当然和满满嫌弃。

是时候放下面子,活得潇洒自在一点了。取悦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不再依附于他人,不再钻牛角尖,不再把自己弄得那么拧巴。

要知道“明月无需他人赞叹,兀自明澈;星光无需他人感怀,也自闪烁;山峦无需他人欣

赏,依然巍峨;流水无需他人扬起,也能温柔”。

努力经营好自己,拾起自尊自爱,你完全可以告别疲惫不堪、千疮百孔的生活,自己给自己安全感,尽情享受自立自强的快乐。

对自己好点,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少熬夜少喝酒,这样才有力气守护家人;对自己好点,保持良好的心态,少计较少生气,这样才有时间邂逅欢喜。

要把更多的温柔放在自己身上,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家人,要多体谅别人的苦衷,要对这个世界善良一点。

握不住的沙,扬了才能风清日朗,暖不热的心,放下才会自由幸福,读不懂的人,转身才会雨过天晴。

请记住,当你开始取悦自己后,世界便开始取悦你。